

乐山文史资料

第十辑

目 录

二野军政大学同学在乐山史料选辑

种子拌血撒人间……………沈竹贤 王植清（1）

智擒土匪司令李飞鹏……………任 迈（7）

仁寿县公安局“改教班”记实……………李昌富 任 迈（14）
郝海宁

征粮剿匪小记……………杨汉文（22）

在税务战线上……………骆宽礼（25）

革命烈士徐世璜……………任 迈 张晓贵（28）
叶庆智

洪雅解放记要……………杨廷楷（31）

黎明前的洪雅——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而作……………罗 英（39）

国民党沐川县政府起义的前前后后……………费熙忠（43）

井研县解放前夕的革命斗争……………宋 咏（51）

乐山解放前夕我的一段经历……………陈肇永（59）

木城征粮记.....武世民（70）

丹棱叛乱匪首李文豹.....吴家瑞（76）

十七个日日夜夜

——记马边民改平息叛乱中走马坪之役.....龚定海（80）

彝汉同心求解放.....董群林（87）

开辟峨边县彝区工作追记.....王岐凤（91）

建国初期活跃在彝族地区的一

支卫生工作队.....汪泽源（95）

“昔日严冬彻骨寒，而今梅花扑鼻香”

——记我的老师万树英、陆琼玉.....宋元洪（99）

我所知道的王志之教授.....彭泽良（112）

陈敬容传略.....王恭铭（117）

国产天然金刚砂生产的奠基人——杨成垣.....卢德操（122）

文学翻译家、作家金满成.....王恭铭 郑必辉（126）
王颖楼

起义将领杨勤安.....汤万里 游廷忠（134）
陈炳源 张伏波

1945年马边河打烟帮内幕.....邓明遐（139）

川康树德与武德垦社种烟记略.....张洪燕 汤万里（145）

种子拌血撒人间

——沐川县剿匪斗争中牺牲的军大六校友

沈竹贤 王植清

1949年的冬天，解放的号角响彻西南大地，我二野军大三团、四团部分学员共300余人，于1950年1月和2月先后到达乐山，由地委分配到各县，投入了开辟新区的工作。其中38人先后来到沐川县城。

沐川位于乐山专区南部，与峨边、马边、屏山等县接壤，境内山高林密，重峦叠嶂，交通闭塞。解放前当地人民深受“烟、枪、匪”和封建地主之害。1950年1月30日，沐川县人民政府虽然宣布成立，但基本群众尚未发动和组织起来，旧乡保政权和各种封建反动势力原封未动。当地土匪与逃窜在附近几个县的蒋军残部吕镇华、陈超遥相呼应；蛰伏在乐山沙湾区的大匪首周开富、木干儿也经常出没于沐川、犍为、乐山三县之间，烧杀掠夺，十分猖獗。

当时沐川县共有4个区、20个乡(镇)。县委将二野军大、西南服务团和部队下地方工作的干部，与当地地下党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编成20个工作组，派赴各乡(镇)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发动群众，开展征粮工作。各乡旧乡保长对工作组的态度大都是表面拥护，背后捣鬼，勾结匪特，散布“交粮不如买枪，除掉工作组，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言论。

1950年2月27日到3月3日，5天之内，全县各乡出现土匪暴乱，计有5个乡14名同志遇难。我二野军大叶庆麟、何仲凯、陈问渠、唐茂清、龚西元、洪昌发六位校友，即在此期间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1950年2月27日凌晨，春寒料峭，在第一区罗柘乡（现新繁乡）工作的叶庆麟、何仲凯同学首先遇害。

原来罗柘乡第三保（现双石村）有个姓郭的集地主、恶霸、土匪于一身的反动势力代表人物，其子郭雨农又是土匪中队长。父子二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当工作组到乡后，他们公然在一次保民大会上煽动起哄，十分嚣张。为了压一压郭氏父子的反动气焰，工作组决定派叶、何等同志深入三保，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1950年2月26日这天，叶、何二同学到三保后，立即召开保民大会，宣传党的政策。会后，他们为揭穿阶级敌人破坏征粮工作的诡计，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进行访贫问苦，直到夜里，回到三保办事处仍继续与贫雇农挑灯促膝谈心。午夜过后，那个老谋深算的恶霸地主及其子郭雨农，乘隙派遣一伙匪徒乔装成农民，混进三保办事处。叶庆麟、何仲凯二同学毫无戒备，遭到突然袭击，当场饮弹身亡。叶庆麟，江苏睢宁人，时年24岁；何仲凯，安徽定远人，时年27岁。在校时二人均为一总队四大队四中队学员，进军时均编入四团二营六连。他们于1950年2月13日到达沐川，未及半月即被敌人暗算。烈士壮志未酬，虽死而双目犹睁。匪徒们丧心病狂，竟对烈士挖眼割耳。目睹者或耳闻者无不发指。

就在叶、何二同学牺牲的同一天，在沐川县的第二区（大楠区），我们的同学陈问渠和西南服务团的战友王志诚，在那里参加区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会后，已到下午，陈、王二同志打算返回自己工作的炭库乡。此时，区领导发现情况异常，叫参加会

议的各乡工作组同志暂时留在区里观察、待命，不要急于返回乡里。负责炭库乡工作组的陈问渠考虑到乡里还有三位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工作责任感和阶级友爱情，使他把个人危险置之度外，毅然决定和王志诚一道返回炭库，通知三位当地参加工作的同志共同撤到区里。其实此时，这三位同志已被土匪秘密捕去，并封锁了消息。当陈、王急奔30里崎岖山路赶回炭库乡，刚进入场口，埋伏的匪徒便蜂拥而上，把他俩捆绑起来，与先已捕去的三人一起关进碉堡。

陈问渠被严刑拷打，打得遍身血肉模糊。“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刘伯承校长的名言，成为他此时最有力的精神支柱。他决心为革命牺牲生命，决不向区区匪徒屈服。匪徒们又毒打其他四位同志，然而，从这些无私无畏、豪气纵横的青年人身上，仍然一无所获。匪徒们无可奈何，恼羞成怒，便将他们五个人向白岩叫山押去。

山风呼啸，夜色昏暗。陈问渠同学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他早已忘掉疼痛，昂首挺胸高唱起“走，跟着毛泽东走！……”，其他同志也跟着唱了起来，直到罪恶的枪声响起，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

陈问渠，安徽合肥人，青年团员，行军中评为学习模范。在校时和叶、何同一个中队；进军时和叶、何同一个连队，又同一天到达沐川。牺牲时年仅20岁。

叶庆麟、何仲凯、陈问渠牺牲不到两天，1950年3月1日，在第三区荣丁乡工作的唐茂清同学，正冒着蒙蒙细雨，踏着泥泞小道，准备按上级通知经利店去县城，参加“沐川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行至桐子林，因土匪封锁了道路而折回荣丁。他决定改道经凤村乡前往。不料凤村乡工作组已撤回区里，该乡已为叛匪所据，唐茂清不幸被捕。匪徒们要把他押往舟坝，向匪首邀功请赏。路过将军坡时，匪徒们把他捆在一座破庙的柱子上，企图摘

掉他胸前佩带的“二野军大毕业证章”，他极力反抗；匪徒们又要扒下他的军装，唐茂清义愤填膺，厉声叱喝道：“毕业证章是刘邓首长发的，军装是革命军人的标志，不许动！”匪徒们气急败坏，举枪射击。唐茂清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

唐茂清，四川合江人。在校时是三总队十四大队三中队学员，进军时编入三团二营六连。1950年2月4日到达沐川。他是我们同学中的长者，待人谦和，善于言谈，心胸豁达，精力旺盛，又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在行军中从来不知疲倦，各种公差，各种脏活重活，他总是抢着干，以致棉衣上黑迹斑斑，油光水滑，同学们都戏称他为“老八路”。可惜刚过“而立”之年，正当有所作为之时即被土匪所害！

唐茂清被害的次日，第四区高笋乡工作组四位同志亦遭劫难，其中一位就是我们二野军大同学龚西元。事情是这样的：3月2日高笋乡工作组正在学校操场主持乡民大会，早有预谋的暴匪数十人，暗藏武器混入会场，围住主席台四周，控制了会场进出口，伺机绑架了工作组全体同志，并立即挟持到五雷山的黄毛埂，将他们杀害！

龚西元，安徽安庆人，青年团员，牺牲时刚满20岁。

就在龚西元被害的同一天，我们的另一位同学、三区石梁乡工作组组长洪昌发，在被叛匪诱捕后，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的铮铮铁骨、耿耿丹心。

洪昌发同学一到石梁乡，就遭到坚持反动立场的旧乡长何正元在工作上的刁难和生活上的虐待。何把他安排在一个保长家里吃饭，那保长每天给他两顿玉米粥，既没有菜，也没有盐。洪昌发毫不气馁，更加坚决地深入到贫苦农民中去，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一周后，正值春节，县委书记杨波凌到三区召集各乡工作组会议，布置选举各阶层代表，以便通过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推动征粮工作。洪昌发回到石梁乡，传达并完成了这项任务。

1950年3月2日，各乡代表应按通知到区里集中。奇怪的是，石梁乡选出的代表迟迟不见一人来工作组集合。洪昌发并未察觉旧乡长何正元此时已经参加了反革命暴乱，而且正在利用此事诱捕他。年青的、缺乏斗争经验的洪昌发竟然为此事去找何正元，行至途中，他就被早已埋伏的4名武装匪徒捆走了。匪徒们刑讯逼供，要他供出我三区驻军情况，遭到严词拒绝。匪徒们又异想天开，劝他“悔过自首”，去写反动标语。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能丢！”匪徒们束手无策，恼羞成怒，便把他押到后山林子里扳弯两根楠竹，分绑其两臂于两根楠竹上，再把楠竹竖直，将他高高悬吊在半空中，直到次日凌晨，匪徒们恐其未死，又一阵乱枪射击……事后，掩埋烈士遗体时，只见他周身弹痕，惨不忍睹！

洪昌发，安徽潜山人，青年团员，他在校时和龚西元、唐茂清同一个中队，进军时同一个连队，同一天到达沐川。被害时22岁。

与此同时，邻近沐川县的屏山（现划归宜宾地区）、雷波（现划归凉山彝族自治州）、马边三个县的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也因反革命暴乱，相继撤到沐川县。沐川县城成了当时乐山专区南边五个县（另一县是峨边）唯一坚守的据点。

1950年3月中旬，乐山地委书记、原二野十军三十师政委鲁大东，乐山专署专员、原三十师师长马忠全先后到达沐川，分别召开了雷、马、屏、沐四县干部会和沐川驻军排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包括二野军大同学），阐明了形势，制订了剿匪策略，布置了任务。会后，沐川县二野军大同学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血迹，一部分到一区和二区各乡坚持驻剿、征粮工作，一部分到战斗部队参加游剿叛匪。

此时，蒋军残部、地主武装、土匪特务等反动势力也结成一体，疯狂挣扎。蒋军旅长吕镇华一面伪装积极，表示拥护人民政

府，还参加了沐川县剿匪委员会，另一方面却暗中八方联络，扯起“雷、马、屏、峨、沐、犍、宜七县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妄图颠覆人民政权。

在党的领导下，在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在军政、军民协作配合下，一个全歼残匪的战斗，在马边河畔、五指山麓的辽阔地域全面展开了。经过五个多月钻密林、探虎穴跟踪追击地日夜清剿，到1950年七、八月间，基本达到净化。沐川县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建立农协会、自卫队，开展清反减退、民主建政等斗争。

天网不漏，刑鼎高悬。那些策动反革命暴乱的元凶，杀害我革命同志的匪徒，如吕镇华、王仲枢、张剑秋、许华章之流，最后都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烈士有灵，当含笑九泉！



智擒土匪司令李飞鹏

李昌富 郝海亭 任 迈

接 受 任 务

1950年2月，二野军大同学任迈、陆裕庆、张中坚、邱昌发等，由内江地委组织部分配到仁寿^[1]，又经仁寿县委组织部分配到县公安局，担任侦察员工作。

当时仁寿县解放不久，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正在此时，由“西南游击第二路总司令”唐式遵^[2]委任的“忠义救国军第十总队司令”李飞鹏^[3]，纠集国民党潜伏特务、坚持反动立场的旧军官、乡保长和封建袍哥头子，并蒙骗、胁迫一些群众，拼凑起1000多人的反动武装，到处策动暴乱。他们先是攻打钟祥区人民政府，打死八十五团连指导员、革命功臣王凤祥，继又夜袭该区景贤乡公所，抓捕并活埋了在那里担任工作队长的二野军大同学徐世璜和队员张荣辉。他们还抢仓库、烧毁档案，扬言要攻打仁寿县城，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那时仁寿县城内只有八十五团一个连驻防^[4]。县公安局是在接管旧警察局的基础上刚刚组建起来的；公安队的成员很大一部分是旧“保警人员”，政治上并不可靠。局里除了局、股两级领导同志外，主要的骨干力量就是我们二野军大刚分配来的七八名同学了。土匪暴乱的枪声打响后，由于城内的力量薄弱，各机关

单位曾作了紧急动员，组织工作人员自卫，以防土匪攻打县城，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为了剿灭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开展新区各项工作，仁寿县党政军各部门在地委统一部署下，坚决贯彻了“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执行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从而较快地扭转了局面。钟祥区发生土匪暴乱事件后，在我军八十五团有力清剿下，虽然李飞鹏的“忠义救国军”土崩瓦解，匪军建制已被我摧毁，但不少匪徒却分散隐蔽下来，进行小股骚扰活动。特别是匪首李飞鹏及其重要骨干分子在逃，这就使这股匪徒有可能死灰复燃，继续作恶为患。因此，迅速将匪首李飞鹏等捉拿归案，就成为全县当时剿匪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样，剿匪斗争虽然继续着，但斗争的形式却发生了变化——从公开的武装清剿转化为无形战线；任务的执行也从部队转移到了县公安局。

公安局长袁正伦同志召开党小组会议决定^[5]，把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二野军大新来担任侦察员的任迈、陆裕庆、张中坚和邱昌发四位同志。这四位同志尽管感到担子很重，又缺乏经验，但当他们看到这伙匪徒严重危害仁寿人民的桩桩罪行，想起二野军大首长们的亲切教导时，便把满腔仇恨的怒火转化为无穷的力量，决心赴汤蹈火，尽快捉住匪首，从根本上肃清匪患，为新解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扫除主要障碍。

确 定 方 案

这时，县公安局已从被俘匪徒的口供中，查清了匪军的番号、组织系统来源、大小头目的姓名和住址，以及其他重要的有

关情况。于是，局领导及时召开骨干会议，研究捕捉匪首的具体作战方案。

会上，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两套可行的作战方案。第一套方案是：侦察清楚匪首藏匿的地点后，实行快速包围，强攻硬打，由八十五团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协助公安局完成任务；第二套方案是：由侦察员乔装打扮，深入虎穴，智擒匪首。

提出第二套方案的根据是：在此以前，公安局已经掌握了一个自新分子周少轩。这个人原是匪军的“联络员”，年龄不大，出身比较贫苦，自新登记以后，经过教育有所悔悟，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根据他的表现，局里很快释放了他，并未向社会上透露他的自新行动，而是允许他继续与土匪保持联系，但须向人民政府提供情报，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不久，他向政府提供了匪首李飞鹏的两个可能的动向：一是继续搜罗残匪，并准备去联络眉山、彭山等县的匪徒，妄图东山再起；二是由于受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处于极度恐惧、矛盾之中，暂时隐蔽起来，窥测方向，伺机而动。公安局仔细分析了手头掌握的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周少轩提供的这两个动向比较切合李飞鹏的实际，便试图利用周少轩这个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于是又给周下达了一个任务，明确宣布这是他立功受奖的好机会，也是对其自新诚意的检验。具体要求他在两天内找到李飞鹏，告诉李说，外地有人前来联络共举大事，要李亲自约见协商。周少轩答应照办。两天之后，周少轩果然按公安局的布置，回来报告：李飞鹏愿意在钟祥、彭加两个区交界处的一个农舍里“接头面谈”。周还报告说，李身边只有一个保镖随从。

公安局领导经过反复慎重考虑，对侦察员们在会上提出的两套作战方案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第一套方案的好处是我方危险小，缺点是成功的把握性也小。因为敌人已是惊弓之鸟，且躲在暗处，又熟悉地形，只要我部队一行动，就容易打草惊蛇，弄不

好还可能伤及基本群众。认为采取这种兴师动众捉拿个别匪首的作战方案，不是上策。对于第二套方案，局领导则认为捉住匪首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侦察员自身的危险性也大。尤其是这四个接受任务的同志，都是从二野军大刚分配来的知识分子，还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而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的是勇敢机智、沉着果断、随机应变，当然，这种本领可以也只能在斗争中去学，不过……

四个侦察员听了领导这种恳切的分析，发现领导上为他们能否完成任务犹豫不决，便一致表示道：此举事关全县人民的利益，若不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采取果断措施，尽快把匪首缉拿归案，待匪部一旦死灰复燃，不知将有多少象徐世瓚那样的好同志会惨遭其害。既然领导上认为第二套方案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就请批准我们去执行。至于个人生命危险，确也存在，但是，刘伯承司令员给我们讲过，干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嘛，我们一定要争取胜利完成任务，决不怕流血牺牲。

局领导见四个侦察员有如此决心，非常高兴，反复研究后，终于批准他们执行第二套作战方案，并亲自带队下乡，住在离目标大约30华里的地方，临场指挥。直到侦察员们出发前，还一再叮嘱他们要特别谨慎，考虑好执行中的一切细节，尽量做到万无一失。与此同时，局领导把准备好的人民币300万元（旧币，折合现人民币300元）奖励给周少轩，兑现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叫他带路“引见”匪首李飞鹏。

智擒匪首

“接头面谈”的那天，天朗气清，万里无云，四个侦察员特别兴奋。他们一个个脱下军装，换上一身中式衣裤，外罩蓝布长衫，头缠白布帕子，腰里暗别德制20响快慢机手枪，扮作老乡赶

场的模样，径向约定地点行进。一路上，侦察员们严密监视周少轩的心态变化，一面再次向他交待政策，要求他对人民要忠诚老实，立功到底，不要半途而废。并警告他，如果要两面手腕，绝不会有好下场。周连连点头称是。但侦察员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下午三时许，他们一行按时到达了约定地点。抬头看去，眼前是一座典型的农村四合院建筑，独自坐落在一个山湾里。院落背后紧靠着一座小山，西北东三面有竹林环绕，十分幽静。大门朝南，有田间小道可通。侦察员们心里禁不住想到，这真是个藏身的好地方，以仁寿县境之大，人口之多，若不是党的政策威力大，打垮和分化了土匪队伍，有自新人员带路，凭我们这几个外来干部，去哪找这个狡猾的家伙！

正想着，他们不觉已经来到大门前。正待进去，突然窜出一条大黄狗，张牙咧嘴汪汪直叫。侦察员们警惕起来。接着从门里走出来一个40多岁的妇女，见是周少轩，便喝住那黄狗，一面向周打招呼。周对那妇女说：

“这是我们的弟兄，是来见李司令的。”

听他这么一说，又未发现异常，四个侦察员临战前的紧张情绪才稍有缓解。

那妇女并不多言，便带着他们进了大门。

走进堂屋后，四个侦察员分两边坐下，把周夹在中间，互用眼色暗示，并用枪口暗暗监视住周少轩，只要一发现有诈，就按事先制定的行动计划，先把干掉再说。

李飞鹏由于多日来恐惧不安，东躲西藏，弄得疲惫不堪，所以此时还在睡午觉。更巧的是，他身边的那个保镖此时又到邻村去了，这就减少了许多麻烦。

此刻，在决战将临的沉默中，侦察员们反而镇静下来，耐心地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过了好一阵，李飞鹏打着呵欠，睡眼惺忪地来到堂屋。他见到有周少轩在场，自然并不惊诧，若无其事地问周：

“这几位是？……”

就在这刹那间，不待李飞鹏的话音落地，左边陆裕庆、张中坚已经用枪口抵住他的后心，任迈和邱昌发则把枪口指住他的太阳穴。只听得一声怒喝，如雷轰顶：

“举起手来，我们是解放军！”

显然，那种气势和力量，根本不允许这个作恶多端的反动头目有半点犹豫、迟疑。他吓得面如土色，绝望地束手就擒，其暗藏在怀里的手枪，也被迅速下掉了。

这个决战只用了几秒钟。然后，侦察员们从容郑重地向他宣告：

“从现在起，只要不再与人民为敌，坦白交待，立功赎罪，还可以争取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否则，死路一条！”

他终于乖乖地被押进公安局。

此后，士气大振，人心大快。侦察员们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不久，又陆续捉住了李匪的“支队长”杨仲猷，“政治部主任”刘德文等五六名骨干分子。至此，危害仁寿人民，妄图复辟变天的“忠义救国军第十总队”这一帮匪徒，就被彻底铲除了。

打这以后，仁寿县的征粮、税收、民主建政等工作，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社会秩序日趋安定，再也没有出现成股的土匪暴乱活动了。

注 释：

- 1 仁寿县1950年属内江专区，后划归乐山专区，现属乐山市。
- 2 唐式遵，仁寿县人，四川军阀，解放前夕，贺国光代表蒋介石在西昌委任他为“西南游击第二路总司令”。19

50年3月在越西县被我军击毙。

- 3 李飞鹏，仁寿人，曾任国民党军队中校副团长，1948年冬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后潜逃回四川，其“忠义救国军”是唐匪的一个组成部分。
- 4 1950年，仁寿和资中两个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军二十九师八十五团驻守，土匪暴乱发生时，仁寿县城只有一个连的兵力驻防。
- 5 袁正伦同志，1950年任仁寿县公安局长，后任四川省电子工业厅副厅长，四机部十九研究院院长，四机部机关党委书记等职，现已离休。他在审阅本文第一稿之后，于1988年8月30日给任迈同志的复信中说：“所写内容，都是历史事实。”



仁寿县公安局“改教班”

纪 实

李昌富 郝海亭 任 迈

1950年5月，中央公安部内部通报表扬了仁寿县公安局在平定土匪暴乱活动、安定社会秩序方面，工作出色，成绩显著。通报指出，四川省仁寿县公安局在军事上配合驻军剿匪坚决，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分化瓦解了敌人；及时收缴各种武器弹药，掐断了土匪的武器来源，缩小了土匪活动的规模；及时号召自新登记，把各类反动骨干分子集中起来加以教育改造，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当时仁寿县公安局的内部力量是比较薄弱的，除由解放军八十五团调来4名同志担任局长、股长、事务长外，主要干部就是我们8个二野军大同学。

局长袁正伦同志^[1]，把军大同学视为骨干和依靠力量。他教育我们，作一个公安干部要具有坚定的立场，丰富的知识，正确的观点，严肃的作风，牺牲的精神，广阔的胸怀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言传身教，引导我们年青人对仁寿的社会情况开展了大量的调查，掌握了不少重要情况。

仁寿是川中三个大县之一，解放前人口已超过百万。全县在国民党及地方军阀部队里担任过师长以上的将级军官有15人以上，团以下的各级军官1000多人。封建袍哥势力也很大，如龙驹

场的周瑞麟是川西10个县的“总舵把子”，有名的地头蛇。在国民党时代，凡新任县长都必须首先登门拜见他，向他献“殷勤”，否则就坐不稳。各乡镇都有勾结官府、豪绅鱼肉乡里的土皇帝，普通老百姓则过着极其艰难贫困的日子。

1950年2月间，先后有四个区发生土匪暴乱，武装攻打区政府，杀害解放军和征粮工作队干部，气焰十分嚣张。其中以李飞鹏为“司令”的“忠义救国军第十总队”规模最大，活动时间最长，破坏最严重。另外还有“川西反共救国军仁寿、华阳、彭山三县边区突击队”、“西南反共救国军川南纵队”等。

我们还了解到，四川军阀唐式遵与潘文华都是仁寿人，同属刘湘旧部。1949年底，西南解放时，潘文华宣布起义，唐式遵则坚持反动立场，由蒋介石直接委任为“西南游击第二路总司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唐一心要恢复旧制度，

“收集旧部……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因此，西南特别是四川解放后各地的土匪暴乱，不少与这个唐式遵有关。唐的仁寿部属很多，所以仁寿县的土匪暴乱活动尤其猖狂。当然，唐式遵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他本人也于1950年3月27日在原西康省越西县境内被我军击毙。

我们还了解到，尽管土匪猖獗一时，但土匪队伍并非铁板一块，其成员中的大部分并不了解共产党，而是盲目参加或被胁迫参加了土匪队伍；只有少数人是出于阶级本性，坚持反动立场。

根据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结合当时总的斗争形势，经过县委通盘考虑后，局领导认为，要彻底消灭匪患，就要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那些被胁迫或盲目参加土匪队伍的人争取过来，于是制定了五项措施：

一、军事上对各种土匪武装坚决清剿，狠狠打击，决不手软；

二、政治上认真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